

編者跋

讓身體成為機器戰警

方向：Where and Nowhere

我們的語言可以看成是古老的城市：小街道和廣場，老屋與新房，和不同時期擴建的建築，就像個迷宮似的；而以上這些則被一大堆新社區所包圍著，這些新社區有直坦的街道和整齊的房屋。

——維根什坦

人造的迷宮都有疆界、出口、入口；乍看下，城市似乎也是如此，但其實不然：新的出入口可被創造，都市的疆界也常在變化，中心—邊緣的位置也可能更替。這篇文章亦可以看成一個無固定出入口與疆界的城市或迷宮——我們從一個方向走，知道自己置身何方，而從另一個方向來到同樣地點，卻不再知道自己處身何方了。

閱讀、說話與寫作就是戰鬥，至於戰鬥的對象則看我們從何方來。

方向：我們來到「一條地圖宣佈遺棄的小巷」（註1）

整個立足的地方都sous rature（under erasure 意為劃XX，如本書副題），沒有路標，有人猜測這就是人民的城市，新民

主之所在，一個只要你抵抗就立足其上的地方，無須導遊、黃磚路或地圖，不是一個遙遠的聖地。

然而，這是一個連軌跡、足印也被掩蓋抹去的城市，彷彿你從來也不曾完成什麼，也沒到過任何地方，因而提醒你繼續移動，繼續抵抗、戰鬥……且走且戰。

（對書名副標題的一個不完全的解釋）（註2）

方向：沒有一定的秩序、界限、一切都在流動，都在「施工中」

各位讀者，「下面這件事準教你大吃一驚：你其實不是你，你就是我」。（註3）

製造機器戰警的人，只想製造一架機器，執行一種職能，然而事實遠出於他們的預料。當我受電擊（註4），因而（從製造者眼光看來）「失靈」時，我才發現到處都是運作的機器，體內與體外，而且在我體內流動的東西，不斷地就地取材裝置新的機器，又不斷地突破它們的疆界……。

我不怕被攻擊

請讓我失靈吧

LA' s robocops never die, (註5)

They just multiply!

讓思想成為戰爭機器。

讓身體成為機器戰警。

方向：到執政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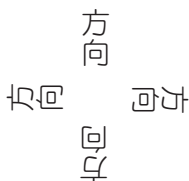
此路不通。

方向：右轉、禁止左轉、左轉、禁止右轉、單行道、改道……

一個理論就像一箱工具，它和用什麼符號沒有關係，重要的是，理論要管用，不過只是理論本身可用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人用，如果連理論家都不用（那麼他們就不再是理論家了），這個理論就毫無價值或時機不對。我們不去修正理論，只是建構新的，我們沒有選擇，只有去編造新理論。普魯斯特說的很清楚（這一點有些奇怪，因為他被認為是個純知識分子）：把我的書當作一付看外在世界的眼鏡，如果這副眼鏡不適合你，去找另外一付。找什麼工具是你自己的事，工具必然是戰鬥的工具，理論也繁衍自己。(Deleuze)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Michel Foucault, p.208

方向：進一步、退兩步



方向：One way Ticket to L.A. (Leftist Asylum)

前精神病患的自白：

I am a machine, nothing more. (註6)

I just go with the flow. (註7)

感謝 D & G，使我不再是精神病患，而是前精神病患

I flipped out years ago; I just look sane. (同註7)

「你有病，你真的有病」（古龍）

「我無恙，我正為一切殉身……

如果有聲音的話，除了命運，一切都閒人止步吧。」（註8）

The point is you got to be crazy to maintain your sanity here.

But you are sane. That' s exactly why you are going crazy.（同註7）

「睡過無數貧乏的人」（同註8），而我是貧乏中的貧乏。空虛、無意義的純粹性關係萬歲，Casual sex is the only way out——The only way to beat the system and yourself (and have fun too!)

Reach out and “touch” someone. Sex is good food (for soul).（註9）

機器戰警的評論：

我們是一群前精神病患。我們不願意去連我們這種人渣都收留的地方，我們不願意參加連我們這種敗類都接納的組織。

編者按：機器戰警原本受雇於國家機器，專門清理都市人渣（人渣中也包括Hooker, 即Hold On to Our Knowledge of Equal Rights此一由瑪丹娜帶領的女性組織。此外，機器戰警是雙性的，而且是ACDC的。）自從因機器失靈而覺悟自己的前精神病患身分後，就和人渣結盟，並成立「前精神病患統一中國大同盟」及「台灣人渣建國革命軍」兩個外圍組織（次團體），但是沒有任何中央組織，只有一個空頭政黨，即「亂黨」。亂黨的口號是「人渣萬歲 To life immoral!」（註10）

（唱）Onward Robot Schzoid, Marching onto War……（亂黨抓狂歌）

方向：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你問我要去向何方
我指著大海的方向
你帶我走進你的花房
我無法逃脫花的迷香
我不知不覺忘記了
噢——方向

崔健〈花房姑娘〉

方向：無厘頭

我的真正身份是：
改進社會風氣、瘋魔萬千少男／少女
提高青年人內涵、刺激電影市場
玉樹臨風的整人專家胡真

——〈整人專家〉電影台詞

（編者按：關於無厘頭人渣的真正身份是機器戰警一事，請參看作者簡介何方部分）

方向：方向

我去到一個新地方……霓虹燈閃著的是天堂……
難解愁腸，訴說何方
……不管我往那裡闖，結果
都一樣，

都一樣，

都一樣

——〈破繭〉羅紘武《堅固柔情》專集

方向：走進鏡子的另一邊

本書編者給讀者的勸告：Take this book seriously. But don'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嚴肅對待本書，特別是廣告部分，但別把你自已看得太重要。）

機器戰警 跋

註

（註1）簡政珍詩集《季節過後》台北漢光，頁16。

（註2）這只是對「新民主之路」的解釋，至於「癡ㄘㄨㄛˊ」（借用自__角度某些成員）一詞則指①顛覆②顛父（權制度）③癡婦（語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④顛腹（限制級，一種性交姿勢，特別推薦給casual sex者）。至於「癡」，亦可參考田大川先生為本書所作之序的最後一小節。

（註3）電影Total Recall（魔鬼總動員）台詞。認同的流動、身份的不確定或不固定是本書的主題之一。

（註4）電影「機器戰警2」中，機器戰警發生雙重人格現象（

Schizophrenia），一方面認為自己是前（故）底特律警員Alex Murphy，一方面是機器戰警。製造者OCP公司認為機器戰警失靈，所以重新加以「洗腦」，輸入數百條新指令，要求機器戰警按照這些中產階級道德／文化標準之指令行事，剝奪了機器戰警的自主，結果機器戰警將自己通上數千伏特高壓電，打通欲望流動的管道，把所有指令均完全消除。

在這裏最值得我們重視的一點是：原來機器戰警有最基礎的三條指令（Prime directives）：一、serve the public trust（為公眾服務）二、protect the innocent（保護無辜）三、uphold the law（執行法律）。

一般認為，如果機器戰警沒有這三條主要指令，就不再是機器戰「警」了，這三條基礎指令定義了機器戰警的本質（意義）。

可是機器戰警在追求自主的實踐中，消除一切指令，一切為實踐所預設的底線或基礎都不存在了。

機器戰警沒有本質。

（註5）L.A.為①Left Aliens ②Local Activist ③Low Abnormal ④Lethal Armor ⑤Losers Associated ⑥Leftist Anonymous 等字之縮寫（平非建議了幾個）。這兩句英文改編自電影Colors主題歌。

（註6）電影〈機器戰警2〉台詞。

（註7）此處之英文出自電影〈Head Office〉台詞。

（註8）王明輝的〈眾夢魘的練習〉及〈一路而去〉二文中詞句，收於《隧道外的大學生》一書，尹士英出版。（注意：此處「貧乏的人」可以是同性或異性）。

(註9) 最後兩句英文分別改自AT & T及Campbell Soup的廣告詞。

(註10) 電影影集「異形終結者」中台詞，原為To life immortal異形萬歲。(請注意兩者英文不同)



終結者得到一位女機器戰警的幫助才變成前精神病患(見圖)